

盼春归

文 / 龙良如

第七届全国打工文学征文大赛散文铜奖

春

初来龙华那年，我还是个懵懂无知的小女孩，怀揣对特区的殷切向往。

那是一个暖阳西斜的下午，我来到弓村低洼处那排古老的泥砖民房前，一溜残破的门洞，张着又黑又深的阔嘴，唬的我心底发怵。门前有一大片菜地，蔬菜、杂草野蛮杂乱，看不出任何章法。菜地尽头的斜坡上，长着零星的不知名的树木。野生藤蔓各自为政，又相互纠缠，热热闹闹盘踞在树下。一栋极小的建筑，卧在菜地边缘，稍后我才知道，那是整片民居仅有的公共厕所。

在那有情饮水饱的年纪，似乎一切困难都是可以战胜的。我跟在爱人身后，踏入一扇低矮的木门，走进那间窄长幽暗的屋子，迈向无法预知的明天。

我有较严重的近视，达不到工厂普工要求。不太熟练的计算机技术，和极腼腆的个性，面试文员和美工时屡屡碰壁。经历几次失败后，挫败感如山坡上的藤蔓，在心底迅速蔓延，搅得我六神无主。

在那万物疯长的季节，我不知该撒下什么样的种子，才能开出梦想之花？我那时的梦想，在乡邻们看来，极不切实际——我想在都市扎下根来。

有一天，我看到街边一间小店在招工，抱着试试看的心态走进去。这一次，我面试成功了。回租房途中，我不小心踢翻了人行道上一个小花盆，龟裂的干泥下，探出一截长相奇特的仙人掌，三棱形的深绿色枝条倔强地支棱着，似乎不甘心就此枯萎。我莫名动了心，俯身拾起它，小心地捧回

住处。养了些日子，仙人掌的枝干丰腴不少，焕发出青翠的光泽。

我去小店用心学习，仙人掌在盆内缓慢生长。每当我受了委屈，或遇到困难，怀揣满腹郁结回家，总会去仙人掌跟前站一会，给它浇浇水，和它低语几句，或发一通牢骚，它沉默不语，安静地接纳了我的所有情绪。

约半年后，整片低矮的民房和周边的空地，被开发商征收了，我们举家搬去玉石新村。行李看似不多，整理后也并不少，看着我手上的花盆，家人不屑地说：“这个长得又不好看，带着多碍事。”仙人掌刚萌出一枝小小的嫩芽，如毛茸茸的小指头，轻轻触摸着我的心，我悄悄把它装在纸袋内，塞进三轮车角落。

爷爷患病离世了，我和爱人回去奔丧，在老家呆了些日子。返回深圳那天，我仍旧沉浸在悲痛中，心情极度低落。爱人去阳台放行李，轻呼道：“泥巴都干得开裂了，还养得活吗？不如扔了吧！”我快步走过去，一把推开他，边洒水边说：“死不了！我捡回来时，比这还干得厉害，不也活得好好的？”几天后，仙人掌又焕发出翡翠般的光泽，我的忧伤也慢慢平复下来。

那些年，我们从玉石新村搬到清湖，又从清湖搬到弓村，仙人掌也跟着我们漂泊不定。即使在见不到阳光的握手楼窗台上，它仍然努力生长，居然长成藤蔓状，在不锈钢栏杆上匍匐着，我一度怀疑它是不是变异了，却并未深究。为了防止它攀到对面阳台去，我把前面的一长截剪了下来，它似乎洞悉了我的心思，从侧旁生出些嫩枝来，如一只翠绿色手掌，向半空高举着。

夏

一个热浪炙人、倦意渐浓的盛夏的午后，我坐在店铺的电脑前，门外是亮晃晃的街道，几棵满身薄尘的芒果树，或果疏叶稠，或果稠叶疏，都在阳光下呆立着，它们是在等风？还是等雨？我不得而知，心底却猛地打了个激灵，似乎一眼看到了自己的人生尽头，脑海瞬间萌出一个念头：离开这里吧！去开拓一片属于自己的天地。

我在大浪一条长街的尾端，租下一片小店，燕子垒窠似的拾掇成想要的模样。我们的卧室在店铺的阁楼内，那是两间比弓村的泥砖房更暗更矮的小屋，掩上房门，室内伸手不见五指，我的心底却落满欢快的阳光。店

铺后窗下面光线充足，我把仙人掌摆在向阳处。

从小店上班到开店，工作内容似乎没有区别，却又大不相同。爱人还在厂里上班，店里事无巨细都要我操心，面对突发情况，没有人可以依靠，只有壮起胆子面对一切风雨。低头咽泪，抬头微笑，成了我的生活日常。

夏末的一个清晨，我感到内心极度疲惫，索性锁上店门出去走走。天空飘起蒙蒙细雨，阳台山在前方若隐若现，我反复问自己：这就是我追求的生活？人生的意义是什么？深圳还值得我留恋么……没有人给我答案，我蹲在街角掩面低泣。

小雨逐渐停了下来，阳光探过云层，洒落满地炙热。我扶着发麻的双腿站起来，眼前出现几个大字——“大浪图书馆”，我揉了揉眼睛，没错，是图书馆。我几乎足不出店，不知道大浪居然有图书馆！似有一股无形的力量，牵引我朝前走去，一步一步沿着台阶来到二楼，走廊尽头的大厅内，排列着整齐的书架，上面陈列着大量书籍，似久违的老友，在召唤着我。我急不可待地奔过去，轻轻抚摸着它们的脊背。

我听到了心底的呼喊声：“找到了，终于找到了！这才是我心之所向！”我在书架间来回穿梭，用心挑选着！饥渴！是的，我是多么的饥渴！我选中一本散文集，忘我地读起来，忘却了各种烦恼、忽略了没吃早餐、甚至不知找个位置坐下。我徜徉在优美的文字里，仿佛迷途的孩童，找到母亲的怀抱；又似缺水的鱼儿，跃入浩瀚的汪洋。

在管理员的指导下，我办理了借书卡，抱着精心挑选的几册书，依依不舍地走下楼梯。雨后的阳光更加灿烂，人行道旁树木葱翠，花圃内花团锦簇，擦肩而过的陌生人，个个面容和善。

夜深人静的时候，邻近的小店都关档了，喧闹的街巷安静下来。我坐在电脑前一边看书，一边任思绪天马行空，调皮的文字不时蹦出脑际，我尝试着记录下来，陆续写出一些小说、散文、诗歌。在朋友的鼓励下，我向街道主办的报纸投去几篇习作，接连都刊发了，无形中给予我莫大的鼓励。

生意渐渐稳定下来，日子慢慢丰盈起来，窗台下的仙人掌，伸着细长的枝蔓，从矮窗下探出头，张望着窗外的蓝天。

临近月底时，房东到店铺后面抄水表，突然对我说：“你种的火龙果？长得很不错啦。”

我愣了愣神：“火龙果？我没有种呀！”

房东指着后窗下的仙人掌，笑道：“那不是的么？”

我不禁哑然失笑：“天啦，我一直以为那是仙人掌！”

房东也乐了：“又扁又平的才是仙人掌啦。”

一阵凉风刮过街巷，火龙果翡翠般的枝蔓在风中摇曳着，是在嘲笑我的无知？还是和我打招呼，让我重新认识它？

秋

在深圳漂泊的每一个游子，都是逆行的候鸟，多数在寒冬时节返回故土，投身短暂的、浓厚的亲情世界。正月初，庭院内的热闹尚未散尽，又不得不背上行囊，再次走向远方。每次离开家乡，我都不忍回头，父母佝偻的身影、孩子婆婆的泪眼，深深地刺痛着我的心。南下路途漫漫，几度泪洒衣襟。

那一年夏天，我接儿子来深圳过暑假。欢快的亲子时光转瞬即逝，送孩子回家的前夜，他悄无声息地躺在沙发上，我轻声问道：“宝贝，你是不是想留在深圳，和爸爸妈妈一起生活？”

儿子应道：“嗯。可是，又有什么办法呢？”本该清脆的童音，仿佛受潮了般，既生涩又沉闷。我的鼻头一酸，眼泪倾眶而出。

我要在深圳安家——这个梦想依旧遥不可及，却在心中扎下根来。为了这个梦想，除了春节外，我几乎不给自己放假，全心投入到店铺经营。慢慢地，店铺从最初只需要两个人经营，扩大到两家店，聘请了四名员工。

我终于把儿子接来深圳上学了。孩子异常乖巧懂事，小小年纪就帮我分担家务，努力适应着都市生活。女儿出生那年，一个秋风渐凉的日子，我们搬到大浪福轩新村，住进全家倾尽所有购置的一套民房。我终于实现了梦想，把家安在了深圳，虽然它简朴至极。我把客厅一整面墙都装上书架，摆上精心购买的书籍，坐在沙发上，一眼望去全是书的感觉，真是美妙极了。

宽敞的天台上，原房东种了不少花卉、水果，其中有几株枝蔓茂盛的植物，像极了我种植的火龙果，我们正议论着，儿子惊呼道：“妈妈，真的是火龙果！”我们循声望去，果然有几枚青紫相间的果实，在藤蔓间探头探脑。

我把店里的火龙果，也移栽到天台上。之前盆小土瘦，它一直长得矮小瘦弱，突然来到土地肥沃的大家庭，更显弱小无助。家人去浇水施肥时，不自觉对它特别关照些。

一个深秋的夜晚，我和家人去天台漫步，如水的月光洒落在天地间，万物都罩上一层薄纱，远处的阳台山安静地卧在夜空下，显得朦胧而神秘。一阵微风吹来，带着扑鼻的花香，那是记忆中从未有过的清香。我走向暗影婆娑的园地，火龙果藤蔓上晃动着一团白影，我按亮手机，一枝奇异的花朵呈现在眼前：鹅绿色柳叶形花萼，环抱着层层叠叠含苞待放的雪白花瓣，丝若流苏的嫩黄色花蕊若隐若现，正中探出一枝长长的花芯，散发着沁人心脾的清香，如一个曼妙的仙子，俏皮地俯视着我。

世界瞬间安静下来，我呆呆地站在花朵下方，内心一片纯净。家人都围拢过来，我示意大家不要出声，我们安静地站在暗影里，看它一点点从半握的手掌形，缓缓舒展成喇叭状，花香愈发浓郁，我沉醉在月光花影下，久久不愿离去。

第二天清晨，我迫不及待地跑上天台，火龙果花却害了羞般，早已收拢了花瓣。我不免有些惆怅，准备离去时，发现那朵凋谢的花，缀在我新种的那株火龙果苗枝头。我欣喜若狂：一旦有了合适的土壤，再孱弱的小苗，也能开出绚丽的花朵。

在我殷切的期盼中，火龙果慢慢成熟了，那枚比拳头略小的果实悬在枝头，果皮呈紫红色，翠绿色鳞片上，缀着晶莹的晨露，在初升的朝阳下，闪着炫目的彩色光晕。

那是我见过的最好看的火龙果。

冬

火龙果家族日益壮大，沿着牵在天台上空的绳索奋力蔓延。我时常站在藤蔓下，看它们一点点占领那片窄小的天地，在我们头顶搭起青翠色帷幔。无数绿色的小手，向天空高高举起，是向往蓝天白云？还是想展翅翱翔？它们从不言语，谁也猜不出答案。

火龙果的果期极长，从盛夏开始，一直到冬月中旬，陆续开花结果，没有丝毫懈怠。我移栽的那株小苗，一年比一年茂盛，挂果数量不输其它

“原居民”。它们是如此忠诚、纯朴，只需付出不多的劳动，回馈给我们的，是取之不竭的累累硕果。

爱人剪下几截火龙果枝条，在花盆内扦插，待长出不少根须后，托人带回湘西南老家。父亲小心地把幼苗栽在向阳的山坡上，眼看着生了根，长出一些嫩枝来。寒冬来临时，父亲给果苗盖上厚厚的稻草御寒，如此悉心护理，它们却没能等到来年春天。火龙果世代在热带地区生息，没有进化出抗寒基因，自然无法适应低寒气候。

如若要人们选一个冬天，画下深刻的标记，许多人会想起2020年春节，一场浩劫在全世界漫延，改变了无数人的命运，造成极深远的影响。全球经济环境日益恶劣，外贸业务遭受重创，国内市场也不容乐观，店里一些固定客户，陆续搬离了深圳，支撑不下去的，忍痛另谋生路。小店的业务断崖式下跌，为了减少开支，我关停了一间店铺，员工也做了相应调整。

街边不时有商铺闭门歇业，过段时间换个老板，热热闹闹开张了，支撑不了多久，又关门大吉，如此反复多次，曾经生意火爆的店铺，再也没能迎来新店主，久久地关闭着。路过这些店铺时，我时常涌出隐隐的难过，多少来自异乡的寻梦人，在此挥洒过艰辛的汗水，落下了辛酸的泪滴？在疫情的寒潮中，无数人失去适合生存的沃土，他们去了何方？他们都还好吗？

我也曾想放弃深圳的一切，回到家乡去发展。在南方生活了近二十年，每次回乡都步履匆匆，家乡变得越来越陌生，甚至不能适应冬天的低温天气。深圳的节奏、人文和气候，早已融入肌理，我如一株并不茁壮的藤蔓，虽然没有根深叶茂，想要连根拔起，没有想象中容易。

我压根没想到，深圳的冬天，会有台风来袭。那天上班没多久，狂风一阵紧似一阵，打着尖锐的口哨，呼啸着奔过街巷，暴雨贴着风的脚后跟，恶狠狠扑向大地，人行道旁那棵大树，如醉酒的壮汉，一忽儿朝左摇晃，一忽儿向右倾斜，突然“喀嚓”一声，碗口粗的树枝砸落在地。

我的心揪得紧紧的，天台上的火龙果，最后一茬尚未采摘，不知它们能否扛住这狂风暴雨？大半晌过去了，风雨终于停歇下来，我迫不及待地跑回家，满怀忐忑推开通往天台的门，跨过满地的枯枝败叶。抬头间，红彤彤的火龙果，一个不少悬在枝头，历经风雨的侵袭，愈发火红艳丽。

我紧走几步，奔到火龙果架下，轻轻抚摸着低处的果实，它们微微朝我点了点头，洒落串串晶莹，我禁不住泪湿衣襟：“谢谢，谢谢你们如此坚强！”火龙果欢快地舞动起来，似乎在回应我，抑或在鼓励我？它们洞悉了我的困境吗？我双手合十，轻声对它们说，“我想好了，我要振作起来，用心守护你们，守护我的家园，经营好我的小店。”

暴风雨终究会远去，我不再焦虑，不再抱怨，以平和的心态，坦然面对每一次风雨，含笑迎接每一缕朝阳。撑过这个漫漫长冬，迎接我们的，必是缤纷多彩的暖春。

发表于《谢璞文学》2023年4月